

全球畅销短篇小说中一本非常精典的全译本

[海明威] 经典文集

HAIMINGWEI
JING DIAN WEN JI

王 虢◎主编



广西民族大学出版社

海明威 经典文集



- ◆老人与海 ◆乞力马扎罗地雪 ◆印第安营地 ◆三天大火 ◆雨里的猫
◆我的老头儿 ◆没有被斗败的人 ◆杀人者 ◆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大转
变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瞎徒、修女和收音机 ◆印第安人搬走了 ◆
新婚之日 ◆过海记 ◆买卖人的归来 ◆蝴蝶和坦克 ◆决战前夜 ◆山梁
下 ◆岔路口感伤记……

ISBN 7-8216-4651-2



9 787821 646518 >

ISBN 7-8216-4651-2/Z · 106

定价：20.00元

海明威经典文集

主编 王 虢

广西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明威经典文集/王虢 编著—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1

ISBN 7-8216-4651-2

I.海… II.王… 张… III.中、短篇小说 IV.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54172 号

海明威经典文集

王虢 主编

广西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 88 号 邮编:530008)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14 印张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216-4651-2 / Z·106

定价:20.00 元

前 言

约翰·海明威
帕特里克·海明威
格雷戈里·海明威

1940年,爸爸和玛蒂^①刚租下“观景庄”(Finca Vigfa)做家,一住就是二十年,一直住到死。当初南边还有一片真正的田野。这片田野如今不再存在了。这倒不是毁于中产阶级地产开发商之手,象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②那样,在波多黎各或没发生过卡斯特罗革命的古巴,那可能就是这命运。而这片田野是毁于穷人人口和简陋窝棚的惊人增长,这已成了所有的大安的列斯

① 玛蒂是海明威于1940年娶的第三个妻子,作家玛莎·盖尔霍恩,他们曾于1941年双双来中国内地采访抗日战争新闻,1945年离婚。

② 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作品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剧本也很突出,《樱桃园》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写女地主朗涅夫斯卡亚和她的哥哥戈耶夫挥霍无度,只得把庄园拍卖抵债,商人陆伯兴买下庄园,打算砍掉樱桃树,将土地出租建别墅。

群岛地区^①的一大特色,无论那儿的政治信仰如何。

小时候,在玛蒂为我们安顿的小屋里,我们大清早醒来躺在床上,时常倾听南边那片田野上的北美鹑婉转的鸣声。

这片田野覆盖着灌木丛,沿着流贯其间的河道畔,长着高高的火焰树,每到晚间,野生珍珠鸡常来这里栖息。它们在树丛里走动和扒食时,常常互相呼叫,保持联系,到了结束在树丛里的一天觅食时,便突然一哄而跑,退回栖息的树木。

灌木丛长的是非洲一种矮小的刺槐,据克里奥尔人^②说,这种刺槐的种子最初是混在黑奴的脚趾缝里带到岛上来的。珍珠鸡也是从非洲来的。它们根本不象西班牙移居者带来的其他家禽那样真正驯服,有些竟逃走了,在雨季的热带气候下繁殖成长,正如爸爸讲给我们听的那样,有些黑奴从南美沿海沉没的奴隶船上逃出来,由于人多,加上文化和语言原封不动,所以才能象过去在非洲时那样,一起在荒野里生活到现在。

Vigta 一字在西班牙语中意思是远景或景色。庄园住宅造在山上,俯瞰哈瓦那和北面的沿海平原,一览无遗。北面这片景色毫无非洲特色,连美洲殖民地特色都没有。这是克里奥尔人那种岛屿景色,温斯洛·霍默^③笔下热带题材的水彩画中这种景色是常见的:王棕、蓝天,还有小片的白色积云,在低层东北贸

-
- ① 大安的列斯群岛:指西印度群岛中安的列斯群岛中部的岛群,包括古巴、海地、波多黎各和牙买加等岛。
- ② 克里奥尔人:西印度群岛及南美各地的西班牙和法国移民的后裔,一般为黑白混血儿。
- ③ 温斯洛·霍默(1836—1910):美国画家,以表现海景著称,主要作品有油画《生命线》,水彩画《新鲜空气》等。

易风^①的上面不断变化形状和大小。

暮夏，赤道无风带随着太阳北移，午后暑气达到高峰，经常有声势浩大的雷雨，暂时缓解一下闷热，在南面内陆形成的丘巴斯科风暴^②由向北推移出海。

有几年夏天，总有一两场飓风把岛上穷人的简陋窝棚夷为平地。这一来风灾难民就给当地行政部门增添新的压力，本来这里已是压力重重，够紧张的了，一重是市政供水短缺，一重是耸人听闻地报道美国军人喝醉酒，在何塞·马蒂^③雕像上撒尿这类触犯民族尊严事件所引起的，已见端倪的公愤，还有一重始终是糖价问题。

每逢夏天，闪电必定照样频频击中屋子，我们小时候在当地，有一回爸爸正在听电话，竟给闪电猛击倒地，整个人和整个屋子在电击光球^④的蓝光里闪闪发亮，从此我们在雷雨时就没有一个敢打电话了。

在“观景庄”的早年岁月里，爸爸似乎根本没写什么小说。当然，他写了不少信，在一封信中他说该轮到休息了。天塌下来也不关他的事。

玛蒂倒似乎对西班牙内战最后一段时期，他们俩一起在马德里度过的那种，惊心动魄的生活保持不泯的兴趣，还动笔写作呢。她和爸爸在下面游泳池畔的沙地网球场上多次对打过网

① 贸易风是赤道两边的低层大气中经常吹向赤道的热带风，北半球吹东北风，南半球吹东南风，风向很少改变，又称信风。

② 丘巴斯科风暴：中美洲西海岸雨季常见的风暴。

③ 何塞·马蒂(1853—1895)；古巴诗人、作家，古巴独立革命的先驱。

④ 电击光球：闪电时桅顶、尖塔、飞机翼梢等高处出现的电光，西方称为“圣埃尔莫电光”，据传是公元三世纪的意大利殉道者，地中海水手尊为守护神的圣埃尔莫主教发出的。

球,还经常同哈瓦那回力球场里一批巴斯克地区^①的职业回力球球员朋友在那儿赛网球。其中一个人是现代少女称之为“狠客”^②的,玛蒂不免跟他调调情,爸爸说起他的情敌,这种人哪,在网球场上是他的手下败将,他偶尔靠打转球、发搓球、吊高球这种最起码的刁钻打法就可以把对方那种不可一世而不加控制的实力挫败了。

驾驶大副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常年停泊在科吉马小渔港备用的“比拉尔”号到深海捕鱼,在塞罗的卡萨多莱斯俱乐部打活靶,到哈瓦那的佛罗里蒂塔喝酒,购买刊载详细描绘远在欧洲的战事情况图片的《伦敦新闻画报》,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乐趣。

爸爸对玛蒂引用了屠格涅夫一句话:“别人的心灵是幽暗的森林。”她借用半句话作为她当时刚完成的小说的书名。对那种事爸爸一向精通。

虽然“观景庄”版全集中汇编了那些早已众所周知的、1938年出版的爸爸第一部完整的短篇小说集中发表的全部作品,但是对读者来说,这部文集令人感兴趣的无疑在他住到“观景庄”后所写的或才问世的作品。

1987年
陈良廷 译

① 巴斯克:西班牙历史地理区,位于北部,北临比斯开湾,东北邻法国,包括阿拉瓦、吉普斯夸、比斯开与纳瓦拉四省。

② “狠客”(Hunk):美国俚语,指富有魅力,体格健美的男人。

目 录

- 前 言 (1)
- 老人与海 (1)
- 乞力马扎罗的雪 (76)
- 印第安人营地 (149)
- 三天大风 (155)
- 雨里的猫 (169)
- 我的老头儿 (173)
- 没有被斗败的人 (188)
- 杀人者 (225)
- 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238)
- 大转变 (244)
-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250)
- 赌徒、修女和收音机 (255)
- 印第安人搬走了 (278)
- 新婚之日 (281)
- 过海记 (283)
- 买卖人的归来 (334)

蝴蝶和坦克.....	(351)
决战前夜.....	(364)
山梁下.....	(405)
岔路口感伤记.....	(421)

老人与海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①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住。头四十天里，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十足地“倒了血霉”，这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于是孩子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感到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象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消瘦而憔悴，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所引起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

① 指墨西哥湾暖流，向东穿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沿着北美东海岸向东北流动。这股暖流温度比两旁的海水高至一度，最宽处达英里，呈深蓝色，非常壮观，为鱼类群集的地方。本书主人公为古巴首都哈瓦那附近小海港的渔夫，经常驶进湾流捕鱼。

鱼，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象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象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能陪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不，”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跟他们待下去吧。”

“不过你该记得，你有一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跟着有三个礼拜，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孩子，不能不听从他。”

“我明白，”老人说。“这是理该如此的。”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可不是吗？”

“对，”孩子说。“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去喝杯啤酒，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

“那敢情好，”老人说。“都是打鱼人嘛。”

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望着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谈起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天气一贯多么好，谈起他们的见闻。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排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端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

站，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复合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送来一股气味；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逐渐平息了，饭店露台上可人心意、阳光明媚。

“圣地亚哥，”孩子说。

“哦，”老人说。他正握着酒杯，思量好多年前的事儿。

“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

“不。打棒球去吧。我划船还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即使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给你多少做点事。”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鲜龙活跳的鱼拖上船去，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船上的座板给打断了，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象有砍一棵树，还记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

“如果你是自己的小子，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下，”他

说。“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子，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上了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条鱼饵来。”

“我今天还有自个儿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

“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现在可又象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去偷的吧？”

“我愿意去偷，”孩子说。“不过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了，”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可是他知道这时正达到了这地步，知道这并不丢脸，所以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海流，明儿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孩子问。

“驶到远方，等转了风才回来。我想天亮前就出发。”

“我要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孩子说。“这样，如果你确实钓到了大鱼，我们可以赶去帮你的忙。”

“他可不会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

“是啊，”孩子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我就会叫他赶去追的。”

“他眼睛这么不行吗？”

“简直是个瞎子。”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从没捕过海龟。这玩艺才伤眼睛哪。”

“你可在莫斯基托海岸^①。”

“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

“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大的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有不少窍门可用呢。”

“我们把家什带回家去吧，”孩子说。“这样我可以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孩子拿着内放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盛鱼饵的匣子给藏在小船的船梢下面，那儿还有那根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的好，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再说，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认为，把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引诱。——

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它的旁边。桅杆跟这窝棚内的单间屋子差不多一般长。窝棚用大椰子树的叫做“海鸟粪”的坚韧的苞壳做成，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

在用纤维结实的“海鸟粪”展平了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②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这

① 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的东部，是滨墨西哥湾的低洼的海岸地带，长满了灌木林。为印第安人中的莫斯基托族居住的地方，故名。外捕了好多年海龟，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

② 法国修女玛格丽特·玛丽·阿拉科克（一）于世纪倡议崇拜耶稣基督的圣心，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传播甚广。

是他^①妻子的遗物。墙上一度挂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他把它取下了，因为看了觉得自己太孤单了，它如今在屋角搁板上，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东西？”

“有锅鱼煮黄米饭。要吃点吗？”

“不。我回家去吃。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过一会儿我自己来生。也许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鱼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

实在并没有鱼网，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然而他们每天要扯一套这种谎话。也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目，”老人说。“你可想看到我逮住一条去掉了下脚有一千多磅重的鱼？”

“我拿鱼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可好？”

“好吧。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消息。”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乌有的。但是老人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杂货铺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了，你告诉我棒球消息。”

“扬基队^②不会输。”

① 科布莱为古巴东南部一小镇，镇南小山上有科布莱圣母祠，每年月日为朝圣日。

② 这支纽约市的棒球队是美国职业棒球界的强队。

“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相信扬基队吧，好孩子。别忘了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①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当心点，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都要担心啦。”

“你好好儿看报，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吗？明儿是第八十五天。”

“这样做行啊，”孩子说。“不过你上次创纪录的是八十七天，这怎么说？”

“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你看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五的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这要两块半。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这个容易。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看没准儿我也借得到。不过我不想借钱。第一步是借钱。下一步就要讨饭。”

“穿得暖和点，老大爷，”孩子说。“别忘了，我们这是在九月里。”

“正是大鱼露面的月份，”老人说。“在五月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的。”

“我现在去捞沙丁鱼，”孩子说。

等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熟睡着，太阳已经下去了。孩子从床上捡起一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

① 这支纽约市的棒球队是美国职业棒球界的强队。